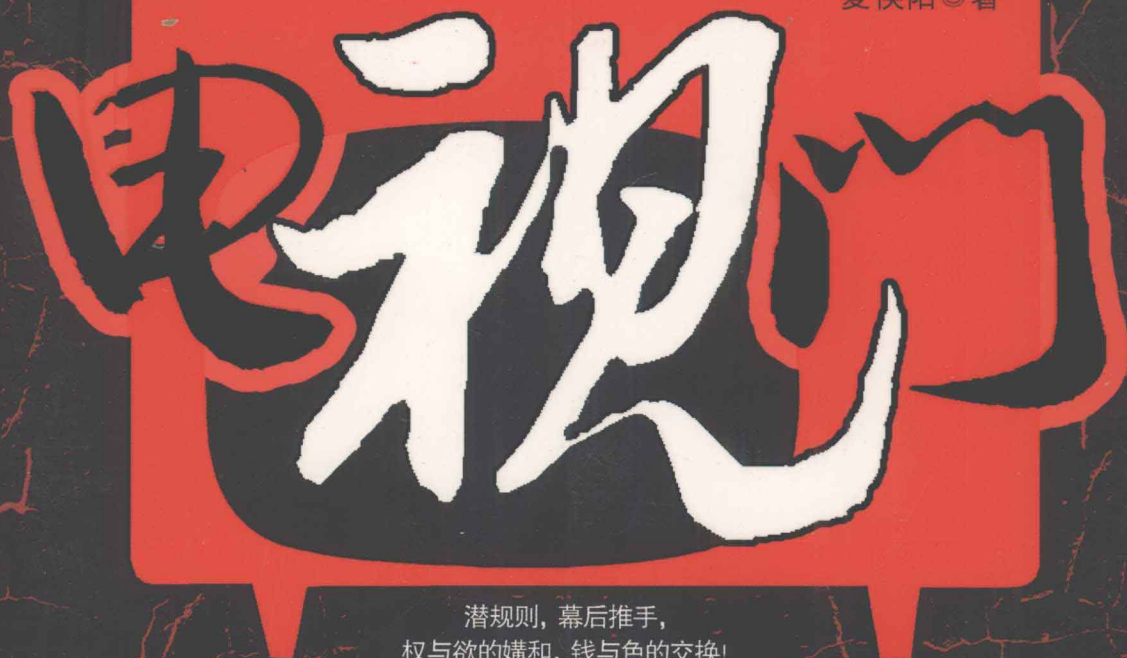


DIANSHI FEN

夏侯阳◎著



潜规则，幕后推手，
权与欲的媾和，钱与色的交换！

娱乐是个圈

选秀·炒作·名气·收视率

揭秘电视行业的内幕，
演绎电视人的悲喜人生！

重庆出版集团 © 重庆出版社

DIANSHI

电视

夏侯阳◎著

娱乐是个圈

选秀·炒作·名气·收视率

重庆出版集团



重庆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电视门 / 夏侯阳著. —重庆: 重庆出版社, 2011.8

ISBN 978-7-229-03769-7

I. ①电… II. ①夏…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080664 号

电视门

DIANSHI MEN

夏侯阳 著

出 版 人: 罗小卫

策 划: 张玉辉

责任编辑: 陶志宏 曾 玉

责任校对: 何建云

装帧设计: 天下书装



重庆出版集团 出版
重 庆 出 版 社

重庆长江二路 205 号 邮政编码: 400018 <http://www.cqph.com>

北京宏泰恒信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制版

北京佳顺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重庆出版集团图书发行有限公司发行

E-MAIL: fxchu@cqph.com 邮购电话: 023-68809452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 710mm×1000mm 1/16 印张: 21 字数: 344 千字

2011 年 8 月第 1 版 2011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229-03769-7

定价: 32.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向本集团图书发行有限公司调换: 023-68706683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现实中没有的,即是完全创作的
现实中也有,则是纯粹巧合的

夏侯阳走出兄弟传媒公司的办公室，独自站在北中街东侧的楼下，在清冷清冷的风中深深地吸了一口气。他又想起了那段过去了的非典时期，在那些日子里，在北京的街头，并不仅仅是街头，可能是任何一个地方，都不敢自由自在地深呼吸；只有偶尔跑到郊外的时候，才能放心地深深地呼吸着空气，不用不好意思，不用有所顾虑。

刚才在兄弟传媒公司办公室的时候，他就有非典时期的那种感觉，别人或许不是这样，但他却是实实在在的没有轻松自然地喘口气。看完主持人试镜，他没有任何评价就出来了，事实上，他是不会给予任何一个主持人任何评价的，因为，他可以说是一名不错的律师，但不是传媒专业人士，更不是编导，他仅仅看看而已。

虽然面试的绝大多数是美女主持，可美女们并没有让他赏心悦目，他的心情也没有因为美女们的千娇百媚而生出一份愉悦。

天气变冷，路上的行人已经很少，路边鳞次栉比的高楼大厦的霓虹灯依然在夜色中争奇斗艳，分外绚丽；而在这五彩缤纷的绚丽中，夏侯阳一眼就看见了马路斜对面的夜总会。

此时此刻，时而有三三两两的人进进出出夜总会的旋转门，进去的高兴，出来的也高兴。

夏侯阳莫名其妙地穿过马路，好像故意要从夜总会的门前走过，然后便不由自主地向里望去，却什么也看不见，只隐隐约约看到玻璃的后面有几位漂亮的小姐还在迎来送往。

这地方他进去过，曾经有人感叹，白日见不到的美女原来晚上都在这儿！或许有些夸张，但这儿的确是个档次不低的娱乐场。

那一次走进这个地方的时候，他觉得那条两边站满美女的走廊是那样的长，仿佛那无数美女的无数的眼睛都在看着他，让他不知所措。那会儿，他觉得自己的脸上火辣辣的，似有一种脱光衣服在众目睽睽之下裸走的感觉，下意识地想用自己的手遮挡住自己的脸，若是没有其他人走在前面，若是没有



周瑾琪也在身边,或许,他会像裸奔一样跑出去……而秦亦讯则不然,或者与身材高挑、脸蛋儿漂亮的迎宾小姐说说笑笑,或者驻足在哪个美女面前逗个乐子,抑或盯着某个美女看个180度,那才叫一个洒脱和自然。

张友德也不像他那样没出息。

今晚主持人试镜的主考官之一的张友德,那个晚上也一起去了这家娱乐场。虽然说,张友德的年龄差不多可以做这些美女们的爷爷了,可张友德走在那条长长的红地毯上时,却没有扭扭捏捏,没有无地自容,而是那样的昂然,那样的红光满面,仿佛脚下的红地毯不是穿越美女之间进入欢乐场,而是穿过鲜花和掌声通向荣耀的殿堂……就是那一次,就是在这家夜总会里,他好一阵茫然……

从夜总会门前走过的夏侯阳,心里有点怪怪的,晚上看主持人试镜的感觉竟然让他想起了那会儿和秦亦讯、张友德等人一起去夜总会的感觉。虽然看主持人试镜与去夜总会风马牛不相及,但此一时彼一时的感觉又是那样如出一辙的青青涩涩。那一次在夜总会,他感觉浑身不自在,好像献媚送笑的是他而不是小姐;而这一次面试主持人也是一样,好像袒胸露背的是他而不是那个生猛的主持人。

晚上一共有四位跃跃欲试的主持人试镜,除了小编导和摄像外,还有五位主考官,夏侯阳算是一位。其实,说他是主考官,倒不如说他是一个看客,在这个晚上,他仅仅是看看而已,因为他既不是把握镜头的人,也不是将要上镜的人,在专业人士的眼里,他只是个普通的观众,无需他发表任何意见。当然,他自己也明白,这是兄弟传媒公司的事情,而他仅仅是兄弟传媒公司老总周瑾琪的朋友,仅此而已。

四位试镜的主持人除了一位男孩子外,其余三位都是美女,而晚上的镜头也几乎全部给了美女们。

斯丽娅长得漂亮,身材也好,不知道怎么搞的,脸上的某些地方长得确实有些像“斯”,所以就有了一个带“斯”的艺名。或许是为了更对得起这个艺名,斯丽娅的头发也染成了黄色。但斯丽娅漂亮倒是漂亮,可做电视节目主持人却不怎么职业,两只眼睛蛮好看却怎么看也看不出有什么内涵。她的功夫没有更多地用在试镜上,更没有用在对节目内容的理解和把握上,而是用在了周瑾琪和张友德的身上。她在周瑾琪身边转来转去,一口一个周姐听起来很是亲切,不知道的以为她们之间很熟。但她并不安分,刚才还在周瑾琪身边亲

热地叫着周姐，一会儿又在张友德面前扭动着细腰，一口一个张总，甜甜的，蜜蜜的，撒个娇也像乖乖女。

彭丹丹小巧玲珑的，聚光灯下红扑扑的小脸蛋激情洋溢，圆嘟嘟的小身材生动活泼，只是头发长了点。激情洋溢、生动活泼倒是适合《我玩时尚》这档节目的风格，但头发太长似乎就有些不协调。或许这些并不重要，头发长是可以改变的。可惜的是，现在正在读播音员主持人短期培训班的彭丹丹这次试镜却不顺利，虽然在地方电视台也做过小主持，可连续两次试镜竟没能把她自己准备好的一段开场白完整地说下来。至于表演，则更像是没有熟的杏子，酸酸的，涩涩的。这倒没有影响她的自信，看上去她更有兴趣跟推荐她的总编导蓝可发嗲。蓝可坐在椅子上，她在蓝可身边转来转去，长长的头发也随之在蓝可面前拂来拂去，时不时地蹭着蓝可那满是皱纹的脸。

林洋洋是她们之中最为生猛的，要说脸蛋儿，她比不上斯丽娅，要说激情和生动，她比不上彭丹丹，但她却独具特色，也有自己的看家本领。据说她做过模特儿，演过电视电影，现在是一家演艺公司的签约艺人，应该说算是个腕儿。起码在今晚试镜的主持人中，她是当之无愧的一姐。她的试镜也别具一格，既不用准备，也或许没有时间准备，可没有丝毫紧张，轮到她时，自然色的貂绒大衣一脱，上身只剩了一件红兜儿。红兜儿很鲜亮，若是系紧点儿也很性感，只是松松地裹不住那一颤一颤的奶。或许在林洋洋看来，这是她很自豪的地方，露一露也无妨，要不怎么偏要伸胳膊转圈的，搞得两个奶探头探脑的，不是犹抱琵琶半遮面，而是怎么遮也遮不住。

办公室里弥漫着浓浓的香水味，从蓝可和郁小朋的嘴里，又不间断地冒出一缕缕的青烟。试镜过了一轮，夏侯阳就和周瑾琪告辞出来了，出来好自由自在地喘口气。在那兄弟传媒公司的办公室里，在那试镜的大厅里，他的呼吸不能均匀，有点透不过气。倒不是因为那两个奶让他兴奋了紧张了，而是让他脸红了不自在了，就像在夜总会里待着不自在一样，还是出来的好。

虽然走出来就又看到了那家同样让他不自在的夜总会，但他毕竟是在大街上，在大街上当然就自在些。

出来了，自在了，可夏侯阳又惦记起周瑾琪，这个晚上她会忙到什么时候？这个晚上的主持人试镜对她这个投资人来说是欣喜还是失望？



2

周瑾琪曾跟过剧组,做过统筹,是几部影视剧的编剧,还是一些影视插曲的词作者。电视栏目与电视电影总有一些相通的地方,她想尝试一下电视节目的制作与经营,因此,已经是兄弟传媒公司董事长的周瑾琪便决定投资《我玩时尚》这档电视节目。

周瑾琪投资电视节目与夏侯阳有关。

夏侯阳是江南电视台的法律顾问,江南电视台的山河卫视频道因为资金的诱惑最终搬到京城,夏侯阳的业务就更多地放在了京城。进进出出山河卫视的门,总见一些节目制作公司的人为了能在山河卫视频道做一档节目,而不厌其烦地请秦亦讯及秦亦讯一样的大大小小的领导们吃饭,有时还会像跟屁虫一样地跟在秦亦讯身后,从办公室跟到咖啡厅,从咖啡厅跟到饭店,再从饭店跟到夜总会。

俗话说,外行看热闹。夏侯阳不懂电视节目的事情,虽然他曾在一家电视台待过一段时间,但并不是做节目,更不是做这种经营性的节目,他不懂他们为什么要做节目,也不懂他们为什么如此渴望地要在山河卫视频道上节目,只是看着他们那份执著的劲儿有些好奇。

有一天,和周瑾琪一起吃饭聊天的时候,他问周瑾琪。

周瑾琪漫不经心地说:“这都不知道呀? 做节目挣钱呗。”

也算是闲聊,夏侯阳有心无意地问:“做节目怎么挣钱啊?”

周瑾琪笑笑,说了关于节目挣钱的种种途径和办法,算是经营之道。

夏侯阳听了,有点恍然,便问:“你想做节目吗?”

周瑾琪没有正面问答,而是把怡然的笑挂在脸上,如同是一位太极高手,宛若绵绵无力,实则绵里藏针,看着他反问道:“你能帮着要到时段吗?”

夏侯阳嘿嘿一笑,想了片刻,说:“几天以后才能告诉你。”

“那我也几天以后的几天之后才能告诉你。”

两个人都笑了,笑着喝了杯中的酒。

说来也巧,夏侯阳隔了两天再去山河卫视时,刚好赶上秦亦讯、项东方等

人正在从一大堆节目公司提供的一大摞节目方案中初步筛选频道所需要的节目,或作为频道的备播节目,或作为频道日常节目外的补充。

见到夏侯阳,秦亦讯乐哈哈地说:“过来了? 嗯,不给你打电话,你也不说过来看看我们,不知道我们想你嘛。”

夏侯阳嘿嘿笑,还没有来得及臭贫,项东方就笑嘻嘻地说:“呀,夏侯大律师来了,真的该谢谢你啊!”

“谢我什么?”夏侯阳装模作样地问,“叫我来就是要谢谢我吗?”

“当然要先谢谢你啦! 若不是你帮我们把山河卫视频道的广告经营权收回来,把放出去的经营性节目的制作与经营权收回来,上什么样的节目哪能由我们说了算?”

“就是!”秦亦讯也指着一大堆的节目方案说,“这些节目公司更要谢谢你,若不解除与那家广告公司的合同,怎么能轮到这些节目公司为山河卫视做节目?”

“都是老黄历了,不说也罢。”夏侯阳不以为然地说,“若真要说谢,也得谢你们二位。若没有你们二位,就是要回来了,也不见得能接得住。”

“呵,那咱们就别互相吹捧了。说正事儿,还有事儿麻烦你,请你给我们做一份标准的《节目播出合同》,以便与这些节目公司签约。这可是要长期用的,只好劳你驾了。”

项东方的话说得玉润珠圆,不紧不慢、客客气气中透着一份不错的心情。

“做份合同没问题,不过——”夏侯阳想起与周瑾琪的闲聊,就煞有介事地说,“我还想做一档节目呢!”

“真的? 假的?”项东方不信。

秦亦讯则既不信其有,也不信其无,嘻嘻哈哈地说:“这还不好说嘛,你想做就行,不行也行;你不想做就不行,行也不行。当然了,有好节目不行也行,没有好节目行也不行。”

“是真的,不过也不全是真的。做档节目是真的,要个时段是真的,朋友做是真的,我做是假的。”夏侯阳笑道,“当然了,领导的意思我也明白了,我的朋友想要个时段是可以考虑的,但是,节目是只能做好不能做坏的……”

秦亦讯笑,项东方也笑……

随后,夏侯阳打电话给周瑾琪:“黄金时段,周播节目,30 分钟,带 3 分钟的广告时间。”



电话里，周瑾琪爽爽地笑：“我要了，就这么定吧。”

就这样，周瑾琪的兄弟传媒公司成为山河卫视频道下个年度的节目制作公司之一，为山河卫视频道制作并提供一档 30 分钟的节目。休闲体育是其内容，引领时尚是其宗旨。结合频道的定位和节目的内容，周瑾琪他们为这档节目选了一个充满动感的名称——《我玩时尚》。

今晚的主持人试镜，就是为这档节目挑选主持人。

兄弟传媒公司要为山河卫视频道制作并提供的是一档时尚的、运动的节目，为观众呈献的是一个精彩纷呈而又缤纷时尚的动感世界。

缤纷汇一处，精彩不停步，这是夏侯阳想看到的。

但在这个晚上，他没有看到缤纷和精彩，反而让他一声叹息。

时尚并不是不穿衣服，就是再漂亮的主持人不穿衣服并不就是代表时尚，仅仅穿着内衣也不能说就是时尚，哪怕内衣无比的漂亮和鲜艳。

当然，让他内心感到不舒服的，并不仅仅是林洋洋的红兜儿和那遮盖不住的两个奶，更不舒服的是那大导演蓝可和影视人郁小朋，还有那斯斯文文却沉醉其中的张友德。

大导演蓝可看彭丹丹试镜是那样的眉飞色舞，一边看一边夸，彭丹丹发嗲他也跟着发嗲，说彭丹丹很养眼。真是奇了怪了，彭丹丹哪儿让人养眼了？是那圆嘟嘟的小身材还是那红扑扑的小脸蛋儿？要说林洋洋养眼也算是个人的爱好，毕竟林洋洋欲露还羞，让您看了她的胸不是一马平川。而彭丹丹穿着衣服发嗲，咋就养眼了呢？发嗲就是发嗲，那脸蛋儿又没有多漂亮，看几眼就会发涩，何来养眼嘛？！

最是蓝可忙里偷闲、不厌其烦地教彭丹丹摆的几次 pose，怎么看都像舞台剧中的战天斗地。二人合作演绎的时尚，让他夏侯阳好一阵忆苦思甜……

还有那个拐弯抹角找来经纪公司签约艺员林洋洋的郁小朋，看着林洋洋脱去上衣，一个劲地叫好：“这身材……啧啧！这气质……啧啧！没得说，洋洋就是为咱们这档节目量身订做的主持人……”那样子，那神态，那表情，能找到这样一位主持人，好像就是他郁小朋的大功一件。

郁小朋一双眼睛本来就挺大，睁圆了就更大，一边转着圈圈看林洋洋，还一边打着手指弄出些响声来。如果林洋洋连那红兜儿也脱了去，想必那才让郁小朋大呼过瘾、拍手叫好呢。

或许是激动，也或许是缘于一种难以名状的兴奋，原本不怎么抽烟的郁小鹏，在这个晚上却时不时地跟蓝可要烟抽。即便是一缕青烟迷了眼，也不影响他眉飞色舞。

而斯丽娅却把嘴上的甜蜜都给了周瑾琪，周瑾琪多少有些不领情，作为节目的总制片人，她把嘻笑和赞美均匀地给了所有的主持人。而斯丽娅显然不满足于同其他人共同分享周瑾琪似是而非的赞美，便把媚给了张友德。

相比而言，张友德是今天晚上最能端着的考官，除了习惯性地抬起手捋将那充满艺术味儿的齐肩长发外，基本上是端坐着，就是倒杯茶水，也多是周瑾琪代劳。

当然，张友德端坐着并不是傻坐着，而是拿捏得很有分寸——连周瑾琪都尊敬地称他为张老师，所以，他就得稳稳当当地拿出点儿老总的老师的样儿。

可他毕竟又是今晚的考官，自然要对试镜的主持人指指点点。

每当一个主持人试镜下来，张友德都会将其招至面前，先是有板有眼地夸一番，然后就是一丝不苟地说“但是……”

不像郁小鹏那样肤浅，不像蓝可那样沉不住气，张友德俨然就是行家的眼光，夸能找到其长，“但是”之后也能找到其短。

试镜的主持人们在被张友德夸过并“但是”过之后，大多弯腰低头在张友德的面前，就连林洋洋也不敢造次。而张友德则正好拉着他们的手或拍着他们的肩，谆谆教诲一番。

就连斯丽娅送上的媚，张友德也没有失态，爱媚不能耳鬓厮磨，拒媚也不能让斯丽娅热脸蹭着凉屁股……

想到这儿，夏侯阳的心中突然有了一种莫名的沮丧，这沮丧让他孤独地徘徊在行人稀少的北中街头，失神落魄地抽着烟。

当时，他和秦亦讯及在山河卫视频道与秦亦讯一样重要的项东方调侃过后，正儿八经地说起朋友要做节目的事情时，他们都很支持，并说条件可以宽松，但必须做出一档好的节目来，一定要成为频道的品牌栏目，这很重要，也算是支持他们的工作。再说了，你夏侯大律师能做出这样一个电视业没有先例的大手笔，你的朋友也一定能做出一档好的品牌节目。

那会儿，夏侯阳是笑咪咪的。

但是，看了今晚的主持人试镜，他却怎么也笑不出来，反而不由得有了一



份担心——这儿能培育出一档品牌的节目吗？

天，真的是凉了，夏侯阳冷不丁打一个冷颤，赶紧钻进车里。

他的脑子里有点乱，挥之不去的是林洋洋那两只跳动的奶，甜呀蜜呀的斯丽娅，发嗲的彭丹丹以及那跟着发嗲的大导演蓝可，喜欢奶的郁小朋，以及那半推半就拒媚而又爱媚的文化人张友德……

一档期待的品牌节目就这样开始了吗？

夏侯阳问自己但却回答不了自己，他只好把希望寄托给周瑾琪。

今晚坐在办公室里的周瑾琪才是沉稳的，那份沉稳也不是端出来的。她也笑，她也偶尔评价几句，还总不忘鼓励几句。但她没有眉飞色舞，也没有摇头叹气。

或许，她是专业的。

想到了周瑾琪的沉稳，夏侯阳的心里有了些踏实。

3

秦亦讯开着“大切”驶上东三环，心里的感觉很爽。

平头、墨镜、越野车，是一个酷男人不可或缺的三大要素。理了平头，戴着墨镜，坐在威风凛凛的大切的驾驶室里，秦亦讯果然就觉得很酷。

其实，秦亦讯原本就不是邋遢人，高挑的个子离魁梧差不了一点点，修长的身材总是与他不弃不离。虽然说不上是浓眉大眼，但眼睛睁大了也是炯炯有神。总之，大差不差也算是个蛮标致的男子汉。有这样一副不错的身板，坐在大切的驾驶座上自然就很有派。

出门前他照了镜子，尽管不再青春年少，尽管体态多多少少会透着他这个年龄必然会有福态，甚至是有那么一些臃肿，可从头看到脚，秦亦讯自己还是很满意。潇洒地对着镜子里的自己吹一声口哨，情不自禁地自己逗自己。

有了这样一份自信，再开上专门给他配的大切，连他自己都感觉有派，有派就特有精神。

也是，人生能有多少春风得意的时候，现在他就处在得意的时刻。

早几年，还是那个因贪污受贿而成为阶下囚的熊台长在任上时，他可没有这样的精气神儿。

那时，他是一个边缘人物，是可有可无的。虽说业务还算拿得出手，可以做出一些有人气的节目来，也可以策划并制作出一些大型的综艺节目或诸如文艺晚会之类的活动，可那又有什么用？还不是把他放在文艺部一干就是六七年。

人生能有几个六七年？

六七年，连两口子也该七年之痒了，四肢发达、头脑也发达的秦亦讯被摺在文艺部一待就是六七年，心里自然是心不甘、情不愿。

心烦意乱的时候，他也想拿着俩钱儿活动活动，可那点儿钱又有谁能看到眼里？还不如美女的脸蛋儿更让台长大人喜欢。

有时候，性别的差异是显而易见的，还是前任台长在任的几年里，女性的优势常常让秦亦讯汗颜和自暴自弃。就算不是美女，只要是个女的，那脸蛋儿就比他这点儿业务能力值钱，纵使你不服气，又能怎么样？

不过，不得意就不得意吧，秦亦讯终究还是一个很想得开的人，天天心里像吃了屎，你也得一天一天过，郁郁寡欢的弄不好得个病闹个灾什么的，岂不反而得不偿失？人不能和命争啊，命是啥样就啥样，随遇而安吧。

不过，有道是塞翁失马，不得意的日子倒让他秦亦讯明白了不少的道理，也就不再想那什么当官不当官的事情，反正想来想去也没用，谁叫咱没那官运呢。

于是，秦亦讯就有了自己的两个爱好：

一是喝酒。甭管是不是哥们儿，有酒就喝，喝了再说。至于为什么喝酒则全然不在意，喝酒时说过的话过后大多是记不住的。

二是喜欢女人。关于这一点儿爱好，或许是受了那位台长潜移默化的影响，也或许是骨子里与生俱来的天性，不管是潜意识里存在，还是郁郁不得志的排解良方，反正就是喜欢。喜欢看，喜欢摸，喜欢贫嘴儿，喜欢挑逗儿，并且是走至哪儿，这爱好就带到哪儿，纵然是光天化日之下，也依然故我。

节目、晚会之类的业务做久了，就有更多的人知道他做的节目和他搞的晚会，其连锁效应就是有了更多的机会喝酒，有了更多的机会玩乐。

俗话说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河东不顺河西顺。

前任台长下去了，新的台长上任了。前任台长的宠儿们大多都郁闷了，而



被前任台长冷落的边缘人物们却一个个地活跃了。

失意了很久的秦亦讯,也如久旱逢甘雨,悄悄然就复苏了,那积压心中许久的郁闷随着前任台长的下台而悄然远去。人生真是如梦,这秦亦讯也如恍惚一梦,睁开眼却是另一番景象——先是从文艺部调到台经营中心做主任,因业绩显著且业务全面,很快又加冕“经营处处长”的头衔。

这时的秦亦讯已不是昔日的秦亦讯,已由边缘人变为新台长的宠儿。当然,这时的秦亦讯也跟那时的秦亦讯有了一些不同,说话不再像神经错乱,做事也变得有序不紊且越来越有分寸。至于喝酒嘛,该喝的时候一定会喝出水平,但不该喝的酒也会躲闪腾挪;只是唯有关于女人的事儿总是难以割舍,就像吸毒一样上瘾,终不能“放下屠刀,立地成佛”,但也不像以前那样随时随地……人嘛,此一时彼一时也。

秦亦讯北上京城,出任合资公司——新山河卫视传播公司的常务副总裁,是经过江南电视台领导反复考察推敲再斟酌、比较权衡再比较而决定的人选。虽然有这样那样的小毛病,但人无完人,且老秦业务全面,懂节目懂经营又能处理各种关系,既不是无原则的人,也不是原则不能变通的人,是几个备选人员之中最为合适的一个。有毛病可以批评,还可以严格要求嘛,台里没有十全十美的大将。既然没有十全十美的大将,有点小毛病的秦亦讯无疑就是可以挂帅的廖化。

若是在半年多以前,谁能想到山河卫视频道的经营权又会回到江南电视台?谁又能想到在短短的时间内,从山河卫视频道到江南电视台就不用再为没有钱花而发愁?又有谁会想到曾经郁郁不得志的秦亦讯忽然间平步青云、摇身一变成为合资公司的常务副总裁?没有人能想到今天,就连他秦亦讯自己都想不到,但想不到的事情居然就成了现实……

要知道,新山河卫视传播公司对于江南电视台而言,可不是一个普通的合资公司。它承载着江南电视台的未来,承载着江南电视台上千人的诸多梦想。

江南电视台将山河卫视频道可经营性资源的经营权以许可经营的方式许可给了新山河卫视传播公司,这个公司就担负起了江南电视台属下的重中之重的电视频道——山河卫视频道的运营。而山河卫视频道不仅是江南人的重要宣传阵地,而且还是江南电视台的主要经营来源。一个电视台可能有数个电视频道,但作为一个拥有卫视频道的地方电视台,其经济收入的绝大部

分都来源于卫视频道。就电视频道可经营资源的经营能力而言,地面频道与上星频道的经营能力是不可同日而语的。这就是说,秦亦讯作为新山河卫视传播公司控股方——江南电视台派出的常务副总裁,即便是如廖化一般挂帅出征,依然是不可小视的。若要说此时的他春风得意,自然有他春风得意的底气和理由。

这天下午,东三环的路况特别地好,这在非典以后是难得一遇的。秦亦讯开着崭新的“大切”,又遇上这样好的路况,再加上好的心情,好上加好,踏在油门上的脚就不由自主地踩下去,“大切”在东三环路上风驰电掣般如飘一样。

什么叫爽?这就是!心情好,感觉好,路况好,春风得意好,这会儿不叫爽啥叫爽?

过了燕莎桥,车子突然多起来,又有点儿车水马龙的样子,秦亦讯只好让大切慢下来,慢下来,然后慢慢地往前移动。

三元桥上,路更是拥堵,曾经蝴蝶一般美丽的三元桥,如今却成了堵车的地方。

秦亦讯看看表,已经四点多,本来和吴秋林约好的是四点钟会谈。但约好了四点,秦亦讯并没有想四点准时到,而是想迟延一会儿,晚点儿到。

他想,约好的是四点谈,可吴秋林从来没有准时过。再说了,晚点儿就晚点儿吧,用不着太给他吴秋林面子,也用不着太在意是不是守时,毕竟我老秦代表的是江南电视台,江南电视台可是合资公司的控股方。你吴秋林再有钱也不过是一个民营企业家,这年头,有钱人多的是,而山河卫视却只有一家,你再有想玩电视也得上赶着与我们合作。若不是因为我们钱紧,凭什么和你合作?让你等上几分钟十几分钟甚至是半个钟头又怎么了? 北京的堵车谁人不知? 谁人不晓?

桥上堵车,但秦亦讯不急,没有飞一样的感觉,并没有影响他的好心情。

透过墨镜斜视着右侧车道火红的跑车上的美女,秦亦讯的心里暖洋洋的,不由得又使他想起那晚的紫罗兰温泉度假村。

那还是差不多一个月前的一天下午,吴秋林的中影中万公司的副总薛明远请他打高尔夫,秦亦讯是爱好打高尔夫的,说到打球,难免心里会痒痒,“哼、哈”一番后没有拒绝薛明远的邀请,一起去了京城东一家很有档次的高尔夫球场。

虽然“哼、哈”一番后才和薛明远去的高尔夫球场,但这并不影响秦亦讯



快乐的心情，只是秦亦讯的“哼、哈”也是很有学问的——合作毕竟是甲方、乙方，合作双方热热乎乎是需要的，可热乎到不分你我就是不合适的。他是江南电视台派驻京城的第一人，类似于这样的热乎，矜持地“哼”一声是有必要的。但话又说回来，双方合作就像男女谈恋爱，签合同就像领结婚证，合作合同都签了，你情我愿谈婚论嫁了，还一定要在谈判桌前正襟危坐，难免又有些生分。合作了，轻轻松松说说事儿，适度地热乎热乎，“哈”一声乐呵乐呵也是不可缺少的。

秦亦讯喜欢打高尔夫，倒不是因为他打得好。打得好或打得不好都没有什么，在他看来，这项运动带给他的的是一个全新的世界，他没法不喜欢。

古时那位苏格兰的放牧人怎么也想不到，他在放牧时百无聊赖地用一根棍子将一颗圆石子击入野兔子洞中的游戏，会在后来演变为一项时尚运动。他更想不到，从他的一枚石子改良成一个小球，并逐渐引起宫廷贵族的浓厚兴趣，且漂洋过海、四海盛行后，会成为身份和地位象征的贵族运动。

当然，这只是一种传说。

但不是关于高尔夫运动起源的唯一传说。

与苏格兰放牧人石子与野兔的传说相比，高尔夫球起源于中国的说法就更具有高贵的品质——相传早在唐朝，皇室就有一种游戏叫“捶丸”，酷似高尔夫运动。顾名思义，捶者击也，丸者球也，并且是击球入洞。宋代的一张捶丸图便是这一传说的佐证，而壁画上的“捶丸”者无一不是雍容华贵。

这也是一种传说。

大凡传说，免不了莫衷一是。

但不管传说是怎样的莫衷一是，关于高尔夫运动的传说，却都离不开一个高贵。它是品位的标签，是身份的象征。

这或许就是原本的高尔夫运动。

可是，当这项运动真正地在我们的地面上盛行时，它的高贵依旧，只是被渲染得淋漓尽致，甚至成了兴奋剂。

现如今新老贵族们哪有不打高尔夫的？都说高尔夫是绿色鸦片，可谁能从打球中品出鸦片的味道来？还不是自己给自己注射强心剂？有的老板，还不见得有多少钱呢，明明想着如何抱小姐，却拿起电话就说自己在打高尔夫，鬼知道他有没有打过高尔夫？鬼知道他能不能把球打到洞里？

但秦亦讯喜欢打高尔夫，并不是缘于跻身贵族的强烈欲望，而是为了告

别浑浑噩噩的过去,为了拥抱清风扑面的今世人生。

当他第一次在练习场上看见唐逸风打球时,几乎可以用震撼来形容——和他一样身材高挑的江南电视台新台长唐逸风,潇洒地挥杆击打出一个又一个白色的小球,动静之中是那样的英俊倜傥、风度翩翩而又洒脱不俗……

他站在一边入迷地看着唐逸风打球,又惊又讶地想入非非。其实,自己也有唐逸风一样的身高,虽然不似唐逸风那样浓眉大眼,虽然不像唐逸风那样戴着一副眼镜文质彬彬又有学问,虽然不如唐逸风年轻,但终究是可以与唐逸风一样优雅潇洒的。而以前的自己却是混混沌沌,白白虚度了不少时光。

在他那因走神而迷离的目光里,宽阔的球场如同忽然打开的福地洞天之门,就在这一刻,他似乎懂了高尔夫,甚至懂了人生。

人生是需要华丽转身的。

在此之前,秦亦讯去过很多次高尔夫球场,有朋友请的,也有老板请的,可他从没有真正在意过这项运动。逢场作戏甩甩杆,附庸风雅作作秀,无非就是怎么个玩法,怎么个玩法也都是图个乐子而已。

可这一次他顿悟了,人生不是怎么个玩法,而是怎么个活法。

秦亦讯从这时起喜欢上了打高尔夫球。

喜欢上了高尔夫球,果然就发现洞小世界大,小球之中有乾坤,绿草之上有浮华……

打了一下午的球,出了一点点的汗,收杆后薛明远说晚上吃烧烤,吃完洗一洗。饿了要吃饭,出汗要洗澡,秦亦讯没有反对,薛明远就直接带他到了紫罗兰度假村。

吃饭怎么吃,大凡吃饱就忘了;可洗澡怎么洗,却不容易忘。

说是洗洗,其实并不是自己洗,而是和小姐一起洗。房子都是一模一样的,房前是用拳头般粗的木棍儿扎起的一人高的篱笆墙,篱笆墙的门口是带锁的门;后面是一个四周高墙围住的露天温泉池,温泉池不大,但高墙围得很高,私密性当然也没有问题,脱光了一丝不挂也不用担心会走光,怎么洗就由着两个人的兴致。里面有大小不等的三个单间,每个单间的功能也有所不同:一间是卫生间和淋浴室;一间是一张大床,当然不仅仅是一张大床,还有配套的用品用具;最外一间是一个客厅,聊天、玩乐、喝茶都是可以的。从前面的小院到后面的温泉,设计很是紧凑,几步之遥的距离便可以满足多种不同的需求。进了篱笆院,自己锁上小院的门,再把钥匙拿在自己手里,接下来便是洗